

馮雪峯著

有進無退



有
進
無
退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有進無退（全一冊）

定價國幣 元

著者 馮 雪 峯

發行人 國際文化服務社

上海虹口百老匯路六十五號華興銀行三樓
重慶中山一路捍衛新村五十號附一號

印刷者 洽豐印刷公司

上海新開路東斯文里四三七號

序

編好這集子恰好是八月十日，這一天日本發出最初的廣播，願意遵照波茨坦宣言投降了。當天晚上九點多鐘，我出街去，剛走到民族路和五四路的交口，就看見有三四個美國兵在揮着手奔跑着，有一大羣我們的市民蜂擁着跟在他們的後面，我也就停住了腳拉住了一个穿工人服裝的青年來訊問，而這個青年——後來我知道他是某修械廠的工人——立即熱烈地擁抱了我，告訴我日本無條件投降了。接着就是全重慶市的狂歡，到處燃放鞭炮，數小時不停，人們都跑到街上歡呼奔走，自然地形成了潮水似的遊行隊伍。我當然也立即淹沒到這可說是空前的狂歡裏了。

在別的地方，也都差不多的情形罷。

但人們的狂歡和震盪的情緒，却很快就平靜下去了。到今天，一個多月之後，人們可說都回復到了原來的感覺，有的還發出新的憤慨，經驗着很大的不安，甚至還有感到失望和新

的空虛的，好像覺得這並不是大家所預期的勝利。

這變化真是太快了。不過這是實在的現象。但照我們現在的情形說起來，我覺得，這就都應該有，而又都還不能有的事情。日本無條件投降，對我們的關係自然是最大，我們難道不應該狂歡麼？而且我們沒有忘記我們是中國的人民，沒有忘記自己長期所流的血，我們所預期的勝利是怎樣的大呵。但現實却馬上使我們清醒：這還不是半殖民地的奴隸的鐐铐和封建的鎖鏈之最後的粉碎！現在，我們不過擊毀了鐐铐的一個主要的關節罷了，而舊的鎖鏈還並沒有最後地打斷，甚至新的鐐铐還正在乘此加到我們的頭上來，這都不能因數日的狂歡而蒙蔽得了的。

但我們就應該失望和空虛麼？我想，即使我們真有失望和空虛，也自然不能就算我們的過錯，因為我們熱烈地預期的勝利，照自己所付的代價說起來並不過高。但我們也不能忘記我們是中國的人民；假如現在這樣的勝利並不能滿足我們，那就分明還要我們再付很大的代價，此外在我們是沒有再便宜的路，也不應去想再便宜的路的。在我們人民，即得更壞的狀況下，也事實上不可能失望和空虛，因為等着我們的是繼續的工作和戰鬪。在現在，則更堅

實，更根本，也更艱苦的新的工作和戰鬪，是分明比什麼時候都更應爲人們所認識了。而且無論怎樣說，現在這個也仍是我們人民自己所取得的勝利，而且仍是在轉變歷史的基礎上的偉大的勝利，我們將能夠從宏闊的全面的戰線轉移到另一更宏闊更深遠的全面戰線了。而現實，在這一方面也仍將給予我們以戰鬪的更壯勇的氣概罷。

因此，照我們現在的情形說起來，我覺得如果還沒有從並不確實的美夢裏醒過來，自然是離實際很遠；但也不必徒然可惜轉瞬間失去的狂熱罷。假如我們沒有忘記我們是中國的人民，我們並未有一刻把壓在自己肩上的歷史的重担放下過，那麼我們誰都明白：不僅決定自己的國家需要人民自己的力量，即保證任何一個勝利的果實不失去，也必需人民自己的力量；而力量却來自不停的轉戰。因爲在今天，人民自然已經有力量，但鐐銚和鎖鏈還遠沒有從我們的頸頸上完全的除去。

我可以重複的說，更堅實，更根本，也更艱苦的工作和戰鬪，纔是我們最根本的事罷。而且我們在已有的力量和勝利之上，也將能夠更壯旺地進行罷。

因爲關於這集子本身，覺得沒有什麼可說，我就寫了這幾句話，算作短序；同時也算記

有進無退

下了時代推移所給予的一點泛泛的感覺

四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在重慶

目錄

序

無聊與惡趣.....一

發瘋.....六

可悲的結交種種.....一二

論友愛.....三六

談被推和推人到歷史上去.....七一

接觸.....七八

覺醒.....八〇

廢與零.....八二

「悟」與「不悟」	八七
娼妓的「必要」與嫖客的「理想」	八九
一世風「與」陰德	九一
民主和「不是不民主」	九二
機巧	九四
比較	九五
真態	九七
暴發戶與破落子弟與書生	九八
虐殺	一〇〇
冤獄與事實	一〇七
頑固略解	一〇九
對光明的擁抱力	一一六
過渡時代	一二六

人民的課題·····	一二八
「高潔」與「低劣」·····	一四一
跑碼頭和捧靈牌·····	一六四
論藝術力及其它·····	一六九
論平庸·····	二〇三
火獄·····	二一八
有人類意義的「尾聲」·····	二二四
思想與實際·····	二二七
理論與實踐的一致·····	二三〇

以上一九四四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七月作於重慶

有
道
無
邊

■

無聊與惡趣

人間空起來，是要覺得無聊的，而一當無聊起來，便更感到自己是在間空。這種感覺，雖在極短暫的間空裏也會有的，例如和朋友一道走路，他常愛看商鋪的陳列窗，而你也必須陪着站在那裏等他之類的時候。但我還不曾研究過無聊到底有怎樣的大道理，以及如何實識它的方法，只以為無聊就是無聊，竭力將它排去了就是。

也便是在這類短促的間空裏，我和一個朋友在新生市場繞圈子，他遇見一個他的朋友了，彷彿是久別後現在意外碰到的，只顧談：空空地站在這裏久等的我，覺得無聊起來，便走進恰在旁邊的一家書店裏去了。頭眼看到的正好是擺在顯著地位，又是久聞風行天下，我却至今尚未拜讀過一個字的一位作者的一本大作，我便想乘此翻讀它幾行，看可否如傳聞所說。我翻到的正是這樣內容的幾頁：宣周自述體的故事的主人公曾請過朋友們吃飯，而這些朋友又好像白白吃了飯不好意思，便都作為報酬，對主人的太太大大地稱讚，說她如何如何的

漂亮。於是，這位太太就相信了她自己真的很漂亮，常常照鏡子了，因為大家都說她美，她丈夫一個人又怎能說得過她。而且有進無退，她要去燙頭髮了。丈夫說，燙頭髮是有錢人的事，我們是吃飯要緊。太太却抗議道，美也是要緊的，不美又怎樣生存下去呢。但丈夫仍舉出另外的理由說：頭髮燙了，不久仍要直起來的。然而太太立即反駁他：那末，飯也不必吃罷，不是吃了也變成大便了麼？……下面還不知有多少，真是無窮，但朋友在叫了，我只得將書放回原位。

在這種時候我便更覺得自己閒空，而且真的感到無聊了。

但就說這件事情罷，我也不能不承認見識了許多。譬如說，雖是這麼一點點故事，作者是寫了好幾頁，夫婦兩人的對話都是各有道理，語調是既正經而又油滑，真是談得「津津有味」：作者自然又是一「津津有味」地肯定着這種人生。於是，我不但好像已經讀完了這位作者的全部著作，頂多三分鐘，便彷彿讀出了他的靈魂，而且使我懂得無聊，也可以成為有意思的事了。

我便想起許多這類的作者來，覺得他們大概也都有着過多的閒空，就不僅經驗了從閒空

裏產生的無聊，而且還研究出玩賞它的方法了。但我想這個，恐怕也是自然的趨勢，因為我又忽然記起很有特色的類似的事情來了，那就是小時候在鄉村的半私塾式的小學裏讀書時的情形。那生活實在是悶得很，尤其在春夏間的午後，老師們大抵都在午睡，而我們又不準走開去遊戲，只許在教室裏閒坐，又不知道找點什麼事情來做，的確是無味得很。現在我們可說那就是無聊罷。但是，除了最安分老實的總在呆坐着以外，却也都能想出了排遣——或甚至賞玩那無聊的方法，或者用紙捻偷偷地通進在打瞌睡的人的鼻孔裏，或者用粉筆暗暗地在別人背上畫一個烏龜。而那從小就賦有特種天才者的最出色的舉動也總出在這種大家都在無聊着的時候，就是將自己放出的屁，緊緊地捏在拳頭裏，然後出人不在意地伸到別人的臉前放開。於是，看見別人聞到了臭味，他便樂得不可開交，真正得意着自己的這個出奇的天才的傑作，和從自己肚裏發出的臭味。看罷，就是這樣的事情。

這的確可說是一種自然的趨勢。

因此，我這樣想，人有時不免感到無聊，或者不免有無聊的言行，也不過單是無聊罷了，但事情就決不能僅此為止。總還要從它裏面尋出「人生的滋味」來，以便「津津有味」地

賞識它；何況具有這種要求或這種特殊嗜好的人，又總同時具有另一種的特殊「天賦」，就是「向下」的本能和將自己「下部」發出的臭味或「香豔」塞到別人臉前去的衝動，是特殊地發達的。這自然是說在精神上。因此，對於大便小便月經之類都要找出大道理來；倘若是一個作者，將毫無意義的事情也可以拉成一本書，而且非在這些下面發生濃厚的興趣，大談其「人生哲學」不可，也正是當然的了，然而這就不單是無聊，却早已是習慣於惡趣了。

不過，就是這樣的事情，似乎是無可非議的。同時，無聊產生着惡趣，無聊也要求着惡趣，在現在又似乎還有深厚的根據。在我們現在所在的這類城市裏面，我們也就看見有那麼多的活得過於無聊的人羣。我更想起上面所說這類作者的讀者們來，他們大抵過着「比不上不足一面」「比下有餘」的生活，然而既無力爬上去，嘗那一驕奢淫逸」的滋味，又不屑和「硬着頭皮」，一反抗着現狀」的窮小子們一道走，這就使他們只能在辦公室裏，在商行裏，在宿舍裏，以至在公館裏，學校裏，「唱唱京戲」，「練練油腔」，「丟丟紙條」，「罵罵女人」，「造造謠言」了，……從此見出的那生活的單獨和無聊，也確實教人同情。但怎麼辦呢？本來，水打着漩渦，是總要衝出出路來的，但打着漩渦也似乎就是出路了。這樣，就非

在沒有事情的事情中找出事情來不可，非在沒有意義的意義中辯論出意義來不可，而能夠拿出這些來的作者，便確實所謂「恰恰夠味」了。但不用說，這也已經不單是無聊了。

自然，這樣的生活，無論怎樣總只是漩渦；恐怕那滋味不但要愈來愈下，甚至還要愈來愈乏罷。但因此，我甚至於想：倘若是一個作者，爲了繼續滿足這類讀者的要求，爲了能夠維持自己作品的效用，則這一種作者，一方面固然就非配當專供具有特種惡趣的人們受用的，北平所謂兔子，上海所謂相公之類的角色不可，一方面尤非想盡方法挑逗這類讀者的惡劣的趣味和慾望不成，甚至要用什麼特效藥罷。

將來，我想，恐怕不會不止於惡趣的。

發瘋

人們都同情瘋子。

然而這同情立即受試驗了，只要瘋子向人們走去，人們就立即厭惡地走開。

此外，還或者訕笑他，或者讓他喫泥土或大小便，或者毒打他，或者將他幽禁起來，也都是同情的表現。

這來試驗人們的同情的，就是瘋子自己，一切都是他親自來領受了。

就是瘋子自己，再親自來領受一回社會的同情了。

就是他自己再一度的向社會肉搏了。

他大抵不相信社會是堅硬的，或者知道它堅硬而以爲自己比它更堅硬。

他大抵也不知道自己是違反社會的，或者知道而偏偏反抗着它。

瘋子唯一使人歡喜的，就是他使人莫可如；何就是他的想頭，他的行爲，他的失常了的